

## 年宵花



人與事

尹畫

每年春節前夕，我有幾件必做之事：大掃除、寫春聯、備年貨、買年宵花、換新紙幣、包壓歲紅包。最輕鬆愉快的是買年宵花。一抹花色，添足年味，還能帶來過節的好心情。

作為新春「氛圍組」的主要成員，我喜歡選擇色彩鮮艷味道好聞的花朵。往年常買的是紅色銀柳、北美冬青、風信子、水仙花、火棘果、蠟梅花。蠟梅每年都會買，只因此花當季綻放，花香清新典雅。早些年，我都是去花市挑幾束鮮切蠟梅，並未細究品種。今年，網購了來自「蠟梅之鄉」河南鄆陵的六枝蠟梅，看店家的圖片，標明品



▲檀香與素心。

作者供圖

種為素心。鵝黃色的花瓣，包裹着點點素心，隔着手機屏幕彷彿就聞見了陣陣花香。

收到時都是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兒。兩天後，第一枝綻放了。未料所開之花並不是素心，而是內層呈紫色，外層淡黃色。詢問客服，答曰：「此為檀香蠟梅。蠟梅分素心、檀香、馨口等多個品種。」初始，心中頗有一絲不快，我下單的是素心蠟梅，為何卻送來不同品種？轉念一想，雖然店家搞錯，我卻因此得以了解蠟梅的不同品種，欣賞了它們不同的造型和香味，於我反而有所收穫。於是釋然，欣然拍下檀香和素心的合影。換點新品種的年宵花，學點新的植物知識，未嘗不是一種新的樂趣。

隔兩日，在平時買菜的網購平台上看到澳洲蠟梅。火紅的顏色甚是喜慶，遂拍下一束。果然，花如其名，五枚花瓣也像塗了一層蠟似的。澳洲蠟梅，是澳洲出口量最大的野生花卉，中國早已引種並加以生根種植。身邊很多人喜歡把蠟梅花寫成臘梅花，我卻覺得寫成蠟梅才更恰如其分，因為花朵表面真的好似有一層蠟呀。

我還買了一束火龍珠。一顆一顆亮眼的「中國紅」，給蕭瑟的冬天帶來一份暖意。賣家稱它「紅豆」「相思豆」，讓我不禁想起那首名叫《相思》的詩：「紅豆生南國，春來發幾枝。願君多採擷，此物最相思。」其實，火龍珠並非詩裏提及的紅豆，不過青枝綠葉襯着紅果滿頭，用來表達愛的思念也未嘗不可。在我心裏，我已視它為相思豆。想着家裏有一盆紅紅火火的「相思豆」，便覺即將到來的新年一定會美滋滋的。

## 快樂的聖梅爾塞節



柳絮紛飛

小冰

擇日不如撞日。巴塞隆拿的聖梅爾塞節，當地最大、最絢麗多姿的節日，讓我撞上了。掌燈了，成千上萬的人湧向蘭布拉大道，打扮成魔鬼樣的大人小孩，手持螺旋形的煙花一路狂奔；看熱鬧的遊客，在火龍之間跳來跳去地躲閃。整條大道充滿快樂。

人多，人種多，當中有一部分人，是吉卜賽人的長相，男人占卜雜耍，女人歌舞表演，孩子追着遊客討錢，老人繞着圈子避開警察擺地攤。一個背着孩子的女士，精瘦高挑，她東張西望地走着走着，突然就鋪開一張墊子，摸出幾把扇子和幾條項鍊，擺在路中間吆喝起生意來。

「項鍊怎麼賣？」我問她。她左邊望一眼，右邊望一眼，來不及回答就唰唰地收攤，動作之迅猛，顧不得有生意可做。順着她目光的方向看去，警察來了。

我不得想起印度電影《流浪者》。同行中竟然也有人想起這部電影，還哼起裏面的歌：「啊！到處流浪，到處流浪。」歌聲雖小，但也被一個攤位的男士聽到了，他豎起大拇指對我們說：「這是我們的歌。」說完，滋滋有味地唱起來，我們拍着手給他打節奏，最後給他鼓掌。男士唱完歌，即推銷商品，醉翁之意不在唱，我們明白。「這個背包很便宜的，這些項鍊是我

的手工藝品。」

人家都唱了，不買就不好。我選了一個小錢袋，不枉費他的熱情和那一段歌。「歐洲已經不是從前的歐洲了，但是吉卜賽人好像還是印象中的吉卜賽人。」我想。

吉卜賽人長得矯健纖瘦，行動敏捷，眼睛又大又長又明亮，長眉毛，高鼻梁，長方形的臉，嘴巴有點寬，表情沉着略帶冷漠。他們怎麼還過着這樣的生活？與大道兩旁優雅的古建築和民居教堂相比，實在不協調。

《流浪者》的中心思想，是想否認「賊的兒子就一定是賊」之道理。早年的吉卜賽人離開印度，遷徙西亞、東歐、西歐。教育匱乏，窮困潦倒的生活迫使他们從事歌舞、占卜、販賣人口等活動，有的甚至半偷半搶。那都是跨越世紀的事了，我以為他們早已擺脫過去擁擠文明。哪裏料得到，貧窮依然還籠罩着這麼多人。

蘭布拉大道的設計概念，屬於步行者而不是駕車人。狹窄的車道在兩邊；寬闊的人行道在中間。人行道寬得能容下噴泉、座椅、花園、灌木喬木、兒童樂園等。

每年九月二十四日前的聖梅爾塞節，節日期間的巴塞隆拿人以各種活動送走夏熱，迎接秋涼，非常熱鬧。它的那種熱鬧，與時下香港人過年的熱鬧不同。他們的熱鬧，部分是被貧困的吉卜賽人和墨西哥人烘托出來的。而香港的熱鬧，來自購物者和喜慶的人們。



如是我見

吳念慈

## 在天際線外

幾乎每次有朋友到香港遊玩，都不會錯過香港的天際線，或由尖沙咀文化中心外的天星碼頭觀看港島，或由港島海濱長廊望向九龍。與人的髮際線正相反，天際線越高越好，由摩天大樓和它們頭頂上的天空組合而成，這些大樓越高，越是彰顯現代都市的科技進步、經濟繁榮，所以在香港旅遊發展局的指南裏，就有這麼一句話：「沒有什麼比維港的天際線更能代表香港。」老實說，我也喜歡維港的天際線，尤其是穿越在這幅都市景觀之間連綿不斷的山巒。你從香港公園望向太平山，或者在黃大仙祠看四周環繞的樓宇，都可見這種自然與都市和諧共存的面貌。也許它寬慰了現代人在城市開發上未必就是與自然為敵，而我喜歡它的緣由則在於，少有如香港這樣，讓都市與郊野相互兼容，移步換景。平常一到周末，你大可以背上行囊去露營、去行山，從市區出發，不消幾十分鐘，你已置身在山林之間了。

可最近一次見到維港天際線時，我是

自己一個人去的海邊，帶着法國教授阿蘭·貢比耶的專書《什麼是城市》，十分應景。貢比耶一面告訴我們，城市就是人親手打造的工藝品，我們用牢固的城市去克服生命的短暫，把一代代人建立起來的文化，包括各種風俗習慣、審美、技藝，轉變為持久、永續發展的實體城市；又一面勸戒我們，在這些城市建築物裏生活不應該是我們的目標，真正的目標是「居住」本身。他所謂的「居住」有特殊的立意，並非是指在某個地方安頓下來，而是強調「居住」以人為中心，來安排、調整周邊的環境，使一個空間成為特殊的地方、別具意義。他還說，繪畫裏自然有許多吸引我們的城市風景，可那些只是依照透視法打造出來的「一片空虛」，居住需要的是實際的接觸，遠不僅是觀看。這樣說來，城市的天際線景觀不也是令人空虛的觀看？香港的天際線教你體驗到濃厚的商業氛圍、忙碌、效率和競爭意識，可說到底是無法居住的，你至多搭上張保仔號，成為風

景的一部分，可真正處在這些建築之中的人們，甚至在你欣賞探射燈打亮的美麗夜景時，正在那些窗口內營營役役地奔忙。

難怪貢比耶指出人們正在把「作品城市」變成「產品城市」。產品有一定的功能和價值，人們在城市裏使用、交易產品，創造價值，忽視了城市本身也是有待再創造的作品。人們生活在城市裏不是簡單地服從各不相同的建築之功能，也應該反覆考慮如果讓城市更好地創造意義、形成可居的生活模式。過去到台南旅行時，有在地的朋友說台南的靈魂是巷弄，非得你走進巷子親身體驗不可。那種生活氣息不是靠投資營造出來的，而是靠全體市民居住出來的，所以那些老屋、老街才會和諧地與新興文化和忙碌的現代生活熔於一爐。城市不是死板的建築，而是生活方式，除了人的生產活動，也從屬於人的實踐活動，按照貢比耶的說法，後者就是要求我們「把我們打算要成為的樣子加以想像、展現出來。」城市就是一場持續的

展演。

天際線當然也是香港展演的一部分，可它似乎還不足以擔當香港的靈魂？如果你讀完這本薄薄的小書，大概立馬就會收拾好行裝，離開海邊，走進人群湧動的鬧市裏去。你可以看看老建築如何被活化、用何種方式呼吸；可以走進社區，看街坊們如何互動，如何被組織起來，又如何各自離開；可以去城市的血管裏走一遭，比如搭地鐵、巴士、叮叮車，或者步行，看哪些人在街頭表演，哪些人推着板車，哪些人躲在暗巷吹水、抽煙，哪些小吃店門口還排着長隊。如此你所觀賞到的香港可能更可信，那是生活工程的創造物。如果不是旅客，真正的居民便可以就此繼續想像下去，這裏還可以如何居住下去，香港是否還會衍生新的面孔。貢比耶提醒我們，城市不是因為人們先聚集起來才建設了一個廣場，而是因為對生活的廣場有所想像、構建，人們才到那裏聚集。

## 遼博尋「龍跡」



市井萬象

近日，遼寧省博物館「飛龍在天——甲辰龍年生肖文物展」在瀋陽開展。本次展覽選選館藏龍元素文物近二百件，包含陶瓷、銅器、玉器、書畫、漆器、服飾等多個品類，並以豐富的背板圖文與多媒體輔助陳列，展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。

新華社



▲「飛龍在天——甲辰龍年生肖文物展」展出的抹紅雲龍紋盤。

## 等候過年



君子玉言

小杏

年初中着各種總結和開年的事，剛一消停，進入二月，儘管離過年還有幾天，但心情就不一樣了。老覺得有什麼事要發生、有什麼人要來，上班下班、工作、通勤奔波，到了晚上靜下來，心裏還是有事有念頭——嗨！這事這念頭，就是過年啊！

人們似乎都在一天一天倒計時，從小年臘月二十三（北方風俗）／二十四（南方風俗）開始就互致問候，訂機票車票準備回家或外出，親友之間約着啥時候聚啥時候回老家看老人。小時候這陣子周邊已經開始響起零星的鞭炮聲了，家裏糖果瓜子花生也開始置備起來了，父親要為我們把糖果公平地分好，各自保管，各自掌握吃的節奏。我通過摸索，「總結」出幾個秘訣：水果要先於糖吃，不然甜味就淡了；花生與水果糖同吃，有大蝦酥的味道。

幼時，我與妹妹下跳棋、鬥獸棋（類似軍棋）玩，說好了誰輸誰拿出一塊糖。我年長妹妹四五歲，當然「非常輕鬆」地贏，盤盤皆贏，妹妹那邊的糖一顆一顆轉移到這邊。後來只剩下一顆，妹妹很緊張，結果又輸了。妹妹死死攥住最後這一顆糖大哭，父親便過來問情況，命令我把贏來的糖還給妹妹，說大的要謙讓小的。我眼睜睜看着自己憑實力贏來的糖回到妹妹手裏，妹妹破涕為笑。我心裏特別委屈，忿忿不平地想如果沒有妹妹，我就是最小的，便常有「既生瑜何生亮」的想法。可是妹妹說我小時候欺負她，總拿這事舉例子。

如今當成趣事再提。生長在國外的妹妹笑得不行，母親笑，妹妹笑，我也笑，可是我們只能隔着螢幕說笑，親人之間相隔那麼遠，我倒是想讓妹妹也「欺負」一次，可是很難再有機會了。

立春日，機場國際大廳的出口，九龍壁、龍鼎前，站滿了接送機的人。都是奔着過年的人們。在這裏，我們曾親歷和目睹人們一次次送別、一次次迎接。迎接時的期待與笑臉，送別時的不捨與眼淚。這裏像是一段

快進式的人生縮影。

我更喜歡迎接的感覺。那幾年從港返京時，推着行李出來總會面對一雙雙眼睛的「檢閱」，多是人們在等候遠方歸來的家人。大家互不認識，但眼神卻有一種彼此理解的默契感，充滿善意。大家看着別人家踮着腳老遠揮手打招呼，看着別人家隔着護欄擁抱，看着別人家把孩子先遞到接機親人的手裏，人們都會心地微笑，替別人高興。這個地方，或是世界上最有人情暖意的地方吧。

這個立春日、這個暖暖的地方，終於迎來了從太平洋彼岸轉東瀛回來的小寶。

一家人共同回憶，一年一年數了半天，才憶起，上一個在京過年的團聚，已經是二〇一八年的事了——倏然六年。令我懊惱的是，當時相聚的許多細節我竟然記不清了。網絡電子時代，我們太過依賴技術，甚至將許多記憶交給手機、U盤，交給電腦、網絡雲……留給自己的，只有依稀淺淺的痕跡。我很佩服曹雪芹，紅樓大夢八十回，居然能將那麼細碎繁雜的生活和活靈活現的話語寫下來，讓人如臨其境。他該有多麼驚人的記憶呢？我發誓將來一定抽時間把屬於自己和親人的大事梳理出來。而團聚，當然是一件很重要的大事。每一次穿過千山萬水的團聚，更是家之大事。當中每一個尋常日子尋常細節，沒有什麼大排場，幀幀都是溫情。一家人

去吃烤鴨、一家人去吃羊蠟子、一家包餃子、一家人拍合影……若是一個人去哪裏，全家人去接。只要是一家人，椿椿件件都好。

小寶幾年未回國過年，發現很多事情要適應：要重新辦手機卡、重新辦電子支付賬號，要下載並登錄很多平台APP，網約車、掃共享单车、刷卡乘坐地鐵公車……會同學，跑到西單K歌……感嘆好想念國內這熱騰騰的氣氛。

以前每年一家人都要拍一張合影，看着小人兒一點點長大，個頭超過我。一張張掛起來，長大的過程就充滿了儀式感。一家人在一起也有了儀式感。香港買的那件長羽絨服本來就是給小寶買的，這次穿上，季節、長短正合適。

當年一家人四世同堂的團聚已是二十幾年前的事了。我們這一代，記掛這老輩，牽念着小輩。老人在，小輩在，一家人都好好的，年才過得安逸。過年才像過年。

大街小巷的燈籠掛起來了，中國龍造型也擺出來了，紅紅圓圓的光亮綿延開去，年的氣氛很濃了。與小寶在東三環的高樓俯瞰亮馬河，滑冰人如燕，岸邊柳樹點點彷彿春意。

近日南方雨雪不斷，不免掛念母親，好在老太太出院後恢復得還不錯。一老一小視頻通話聊得熱乎。等候過年，等待的就是每一個熱乎乎團聚。



▲春節臨近，北京到處張燈結綵，年味濃。

新華社